

## 李克强与法国总理瓦尔斯共同参观罗丹博物馆时强调 做中法创新合作的“思想者”

新华社巴黎6月30日电(记者 王慧慧 应强) 当地时间6月30日晚上,正在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法国总理瓦尔斯陪同下参观罗丹博物馆。

两国总理在罗丹博物馆馆长陪同下,沿着砂石小路走到博物馆主建筑前,那座闻名于世的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罗丹的代表作——“思想者”跃然眼前。在展厅内,两国总理在一座座艺术品前驻足、观看。李克强认真听取介绍,并同在场的法国文化界知名人士交流。

李克强说,艺术就是要超越生活,超越传统思维。罗

丹继承了传统,又有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想象力。人类创新创造,实现突破正需要想象力。

瓦尔斯说,法中合作之所以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这是世界上两大敢于创新的文明之间的合作。

李克强说,一路走来不断创造“第一”的中法关系在此访中又实现了一个新突破。两国政府共同发表第三方面合作联合声明,为中法合作开辟出一个新天地。希望两国各界有识之士勇做中法创新合作的“思想者”,推动中法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 马识途:那些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

□本报记者 李晓晨

“过隙白驹,逝者如斯,转眼百年。忆少年出峡,燕京磨剑,国仇誓报,豪气万千。学浅才疏,难酬壮志,美梦一朝幻云烟。只赢得了,一腔义愤,两鬓萧然。幸逢革命圣卷,愿听令驰驱奔马前,看红旗怒卷,铁蹄狂啸,风雷滚滚,捣地翻天。周折几番,复归正道,整顿乾坤展新颜。终亲见,我中华崛起,美梦成真。”

一年前,在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上,这首由他创作、书写的《百岁述怀》悬于展厅之中,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寥寥几笔,一个革命家的雄心壮志,戎马生涯跃然眼前,而他本人早已与那些沧桑世事一起大隐隐于市了。犹记得,展览现场,他坚持站着说完每一句话;也还能记得的,是那句“人无信仰生不如死”,是他90岁时题写的“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是他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法作品——“为天下立言是真名士,能耐寂寞是好作家”;此外,还有他给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再写几部作品。

今年5月,在四川成都,我再次见到马识途老人。他思路清晰,开口前先问,你大概想谈些什么?此后,围绕话题不曾偏离半点,年月、人物、事件均记得清楚。在他的叙述里,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复杂而艰难的。有很多次,我都想问问,经历过至亲牺牲的他如何看待生死,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说起自己,马识途总是很谨慎,他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就是没能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因此,自己是“职业革命家”,文学却只能算是个“革命文学家”。说着,他一扬手指向书房,“我的座右铭就挂在里面,八个字——无愧无悔,我行我素。”

### 革命家马识途:“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革命家马识途,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矢志不渝。16岁那年,他自重庆出发,辗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昆明……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用他的话说,“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因此,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郑重将本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意为识得正途,找到前进的方向。少小离家的马识途是赴北平读高中,不料,才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习了一年多,1933年日军进驻北平近郊,城中不得安宁,马识途不得不前往上海,考入浦东中学。

1935年,马识途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觉得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大有实现希望,但系里的一次庆典活动,却打碎了他“工业救国”的梦幻。当时,中央大学化工系举办庆典活动,很多早已毕业的学长返校和学弟学妹们谈毕业后工作的感受,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处境和马识途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都和我一样,想着把科学搞好,要实业救国,但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他们毕业以后,有的到国民党开的工厂里,有的在国民党机关上班,实际上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尤其当他们说



起生活现状,马识途更觉失望,“在工厂里的,每天就是把日本货、走私货拿过来,贴上标签,改成国货,然后到市场上卖,实际上是推销日本货。到机关上班的,都是花瓶、陪衬,这对我打击很大,这怎么救国啊?我心想的是工业救国,结果他们学了一身本事,国家也不用他们,只能到街上摆个摊摊,卖雪花膏、擦脸油求生活”,听了学长们说的这一切,马识途感到非常失望和迷茫。难道真的就报国无门了?他觉得,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马识途随“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到南京晓庄地区宣传抗战,准备发动群众打游击。可他发现,农民们根本不买账,“光是去念一些文章,演一些节目,农民看了觉得很可笑。后来才知道,要发动农民,必须要真正和农民活到一起,给他们办好事”。于是,宣传开始集中在两个方面,怎样躲日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帮农民治病、上药,他们很快取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我们要带着他们去大茅山打游击”,共产党派人来了解情况时,马识途和另外一些人满怀信心,青年人对革命的理想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却遭到当头棒喝。“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幼稚,青年学生打什么游击啊,日本人肯定把你们全都杀掉,赶快走!”听从劝告,马识途和同学们远赴安徽、湖北,在鄂豫皖边区参加了党宣办为预备党员举办的培训班。大家特别

兴奋,总想着去后方打游击,“当时很多人都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大家都想去敌后打游击,认为打游击是一种最理想、最直接的抗战方式。”今天看来,马识途自己也说,青年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认识太简单和理想化了。

马识途没能如愿去打游击,他在武汉被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钱瑛调去做工人工人工作。后来,钱瑛介绍他入党,并在入党时说,你是可以做“职业革命家”的。我问马老,职业革命家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地下党嘛,是最危险的职业,钱瑛看我老实可靠,觉得我可以做地下党,我就一直做到解放前,好多好朋友都牺牲了,包括我的妻子刘惠馨,一个月大的女儿也找不着了,20多年后才找到。”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写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多年后历经艰辛找到女儿,却坚持让女儿留在养父母身边侍奉终老。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45年,他毕业后被派到滇南做地下党工作,1946年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直至解放。此后,他在建筑、科学、宣传等部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并兼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他与文学的缘分自中学开始,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得到启发,战争岁月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方式,终于在退休后成为自己口中的“专业作家”。

### 文学家马识途:“抗战作品要反映战争的复杂性”

在马识途写战争的那些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鲜活、有力,他们在书里生龙活虎,诉说着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这些在《夜谭十记》《老三姐》《清江壮歌》里都有体现。在马识途的小说里,你会看到,害怕上战场的农民战士自残躲进医院,几个月里一直心事重重,待重上战场真的失掉胳膊,却发自肺腑地高兴——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受汉奸唆使拿着手电筒照亮的农民压根儿不明白,日军的飞机就是靠着他指引的方向轰炸了村庄,而他最终死在参加抗日的弟弟手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马老随口讲出几个,都让人心头一阵酸涩,战争的主题无比宏大、沉重,却由这样一个和你我一样平凡的肉体去承担、支撑,他们英勇、坚强、无私、伟大,却也胆怯、无奈、思乡、软弱。马识途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明白,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多么伟大、复杂、艰难的一场战争,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不好看,是因为他们没法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

(下转第2版)



## 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安徽合肥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

鲁彦周文学奖由安徽省作协、鲁彦周文学研究会、《清明》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于2012年举办首届颁奖活动。第二届评奖从去年3月启动,一共收到参评作品100多部,经过严格的初评、终评,弋舟的《战事》、胡学文的《红月亮》获得长篇小说奖,小岸的《余露和她的父亲》、娜嘎的《母亲的花样年华》、李亚的《将军》、陈斌先的《吹不响的哨子》获得中篇小说奖;杨小凡的《药都往事》获得电影编剧奖,谢燕的《徽州往事》获得戏剧编剧奖,禹扬的《美丽背后》获得电视剧编剧奖。这些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手法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历史和现实,充分彰显了年轻作家们的创作实力。

(赵宏兴)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李文岐执导,王洛勇、成泰燊、刘威葳主演的抗战史诗巨制《东北抗日联军》,将于7月4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东北抗日联军》全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战的不朽历史和东北抗日联军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讴歌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革命英雄舍身卫国、英勇抗日的爱国情愫。该剧曾邀请40余位史学家、文艺评论家等对剧本进行反复研讨论证,真实还原了这支英雄部队14年的艰苦抗争史实。(央讯)

## 让巡演成为艺术团体的常态

□高小立

北京每年都会迎来各种舞台艺术展演及剧目繁多的戏剧周、音乐季的演出。这对于北京的市民来说不失为一大福分,不出京城就能领略各地区、各民族的南腔北调,享受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戏剧为舞台而生。首都为各地和各民族的舞台艺术晋京展演提供了展示民族文化和表演绝技的舞台,极大地丰富了首都观众的文化生活。地方政府和剧团聚集一方精华,潜心创作排练,以作品晋京演出,尤以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最高荣誉。

国家大剧院,自大幕拉开至今,在此上演的剧目和音乐会多少天多到很难脱口而出,早已一扫当时一些人心担心演出剧目不足、舞台吃不饱的忧虑。近年来,国家大剧院的建筑景观和演出景观带动了全国各省市城市也相继建起了大剧院、艺术中心一类的演出场所,有些发达城市类似大剧院的文化场馆,其富丽程度、造价成本,可谓精湛壮观,美轮美奂,甚至不亚于国家大剧院,有的成了该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有的相当于城市的一张名片。作为文化硬件醒目而自豪地立于城市中心位置的大剧院、艺术中心,其功能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建筑学上的成功,其核心功能和最高使命的聚焦点应是建筑中的舞台,应是有丰富的剧目供城乡百姓观赏。笔者每到一座城市在惊叹大剧院建筑的同时,总伴有一丝忧虑在心头——剧院舞台的那束束灯光每天都会点亮吗?

看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总是先看它的学校、医院、博物馆及其文化艺术氛围,这其中就包括大剧院一类的艺术表演场所。恕我直言,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剧场,仅靠当地剧团的演出远远不能满足观众对各类舞台艺术的观赏期待,但一些表演团体的目光又很少聚焦在京沪一些大城市之外的观众,演出与获奖相比,更看重的是获奖。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领导和单位也存在着轻视演出而更多追求政绩的倾向,有时耗费巨资,不惜人力物力投入,只求获一面锦旗或奖杯。

目前舞台艺术作品演出不外乎展演和巡演两种形式,为了实现文化公平惠民,我们更应提倡的

是巡演,尽管所有的院团都愿意晋京展演,但戏曲、戏剧最广阔的舞台应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基层。不论数量或质量,晋京展演只能是一个指头,到更辽阔的“他乡”巡演理应是九个指头。相关的文化部门应该多多组织各艺术门类,尤其那些有群众基础的剧种、大剧场与小剧场的话剧。比如,日前安徽省的多台大戏在北京进行了展演,其中有京剧、黄梅戏、徽剧等多个剧种作品。京剧的普及性不用说,黄梅戏在全国的观众中也有着坚实的基础,如果进行全国巡演,受欢迎的程度不会亚于在首都演出时。包括中央院团在内,但每年的中央院团演出季都仅限于北京舞台。其实中央院团更应侧重巡演,把高水平的演出带给各地的观众,广泛培养舞台观众的审美情趣,提高全民的艺术鉴赏水平。代表国家级水准的九大国家院团积累了很多经典作品,近年又推出了大量精品力作,如果常态化地把这些好剧目进行全国巡演,让老百姓坐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湛的舞台艺术,这将比年终岁尾“送欢乐、下基层”更有必要,当下更要提倡“乌兰牧骑”精神,让巡演成为艺术团体的常态,舞台经典作品也是在不断的演出打磨中产生的。

刚刚结束的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剧杭州展演,汇集了23台好戏,遗憾的是之后没有全国巡演的计划。儿童戏剧是培养儿童艺术素质的重要一课,也是儿童成长中的美丽记忆,受益终身,让优秀儿童剧在全国巡演才是所有少年儿童的福音。笔者同时也获悉,今年文化部拟在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进行抗战题材优秀舞台作品的全国巡演,希望借抗战纪念日的这次倡导,能开展更多舞台作品的全国巡演。作为地方院团,不要把目光只盯住北京舞台,更不要以此作为创作目的。艺术家们的心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舞台在哪里,观众就在哪里。当然集中一个地方的展演和全国巡演都是必要的,不必顾此失彼,目的在于推出好作品、推出人才,繁荣舞台艺术。



## 散文诗“复兴”需要 坚守和创新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日前,由中外散文诗学会新疆分会和伊犁晚报社共同举办的2014年度(第八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颁奖典礼暨散文诗创新与发展座谈会在伊犁地区伊宁市举行。马东旭、王琪、转角、陈亮、王信国5位来自不同省区的散文诗作者获奖。他们的获奖作品均刊发于《伊犁晚报·天马散文诗专页》2014年第1期至第12期。

在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与伊犁本土作家、文学爱好者就散文诗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伊犁文学发展的传统与未来进行深入交流。有诗人谈到,近几年的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复兴”之势,很多已卓有成就的诗人转向散文诗创作,同时涌现出很多致力于散文诗创作的新人,北京、青岛和伊犁等地都有着非常活跃而执著的散文诗创作群体,这是当前新诗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伊犁晚报》的“天马散文诗页”已经坚持8年之久,吸引了全国各地热衷于散文诗创作的诗人,营造出浓厚的散文诗创作氛围,为推动散文诗创作作出很大努力。

与会者谈到,伊犁地区是新疆文学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学传统,诗歌创作尤其活跃,以亚楠、松龄、曾秀华、阿苏、曾丽萍、王兴程、西洲、程静等为代表的伊犁诗群持续传统、勇于探索,他们的作品既有深远的“伊犁”之印,又风格多样、富有个性,呈现出新疆大美以及人们对这土地深沉的爱恋。伊犁诗人的创作值得期待。

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



欢迎读者扫描  
二维码关注《文  
艺报》微信服务  
号,订阅号